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七

實用編

六曹類

兵曹

北虜之地。有硝而無磺。東倭之國。有磺而無硝。兩廣閩貴之地。亦間有其一而不得兼。故皆不得火器之妙。惟我中國兼而有之。故用之以爲長技。至於腹裡東西南北之地。彼此交反。亦定律有明禁。在　國初時尤嚴。近因法紀少疎。而航海通倭。帆檣相接。故倭得以資其硝磺之饒。而反以鳥銃爲威中國之具。甚

者雲南緬酋亦資兩廣之販。專用火器以敵中國。嚴絕其禁則外夷長技亦可戢其勢矣夫 國初私販硝磺之禁固嚴而火器私學之禁尤嚴我 太祖自平群兇之後火器收之 神機庫庫曰神機言不欲輕泄也雖邊鎮總兵亦不得私藏私置蓋謂此無敵之器不敢輕用亦不容人人曉其制度而私相授受也黔省有守備官欲將熟苗習以火器使制生苗甚至將官因一時無人妄以神器授之土兵夷兵雖云濟一時之急終爲他日之憂縱一時土漢兼用止可令我曉火器之兵代彼銜鋒決不可令曉其制度方

爲得策今之四夷並一切土官之家多有亡命依附百般鼓弄惜乎此輩中國不能收而四夷藉之反爲中國一勍敵大可恨也夫火器之用無間古今無間攻守其種實多如發熕即神機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威猛無敵破敵可成血路攻城可使立碎古惟銅鐵鑄成者自廣東葉軍門始以熟鐵打造較鑄者遠矣架以三輪之車一放之後輪向後走十數步以殺其威猛之勢其架不振壞實爲圖機或間有損傷緣匠有工拙其體甚大而裹火不到使然或倉惶之際裝藥有多寡用子有輕重大小之異或素不敬重有

所觸汚此物乃神器一砲之出數百生靈所係豈小哉但體勢重大難以輕舉遠到惟攻已困之城而塞要衝之口非此不足以示威也其次則滅虜砲馬腿砲虎蹲砲虎尾砲連珠砲若連施叠放雖百物之衆可使落膽至佛狼機內用子銃提放不竭其母銃若長可得數百步之遠更看照星真的可以取將擒王但未免用銅用鐵體骨亦重今用堅木作母銃一人可挽而走多備子銃軍中可稱利器其次則三眼銃與鳥嘴銃鳥銃宜南而不宜北三眼銃宜北而不宜南何也北方地寒風冷鳥銃必用手擊常日爲勞一

開火門其風甚猛信藥已先吹去用礮信則火門易壞一放之後虜騎如風而至又不便執此為拒敵之具近有制竹鳥銃及自閉火門鳥銃亦一時之奇然終是費事惟三眼銃一捍三銃每銃可著鉛子二三個惟伺敵三四十步內對真方放一砲三放其聲不絶未有不中者虜馬闖至則執此銃以代悶棍虜縱有鐵盔鐵甲雖利刃所不能入者惟此銃能擊之故在北方鳥銃不如三眼南方所禦惟倭與苗其人多係步戰其來之勢不得如虜馬之疾虜勢之衝風氣柔和不在山谷則在蹊田之内鳥銃照定施放中敵

極準按定班次一上一下雖三放銃熱不可再放若每人以布數尺用水打濕三放之後以布濕銃可以長放不歇有狠筅挨牌之類在前縱衝來此足拒之若三眼銃其桿甚短其去不遠對眞不如鳥銃之準執之以禦倭刀利鈍相懸人易生畏心故在南方三眼銃不如鳥銃大約天下之器原無鈍惟在習之何如耳　客曰鳥銃三放而熱必待少歇三眼銃三放而止必待另裝恐敵人不退雖有輪班亦恐不濟柰何更有出於三放之外者乎荅曰秋鎗之制筒少長可以五放兩頭相同可以十放俗稱十面埋伏銃是

也但五六寸間即鑽一眼先入藥築實方入鉛子一又入土一寸餘又築實剛與上眼平層層如此裝去一頭可五放若下層不築實上層再築下去其下層之藥又沉於眼之下放多不準不然總作一銃放出矣若兩頭十銃連放不絕則敵人莫測可稱神器矣惟有力者能持之運於車上用更妙

客曰火箭如何

答曰其勢猛其力大敵見生畏過於弓弩善造者可得六七百步之遠然造之不易一枝約打二萬鎚方能濟頭上須用回火約十分之二水戰方可焚帆陸戰方可焚寨其鏃必用焚菰頭點鋼長信入箭腹

中三寸信外錐一肩與箭竿相湊合不然火箭力太一蹴則鏃入箭腹傷人不深其竹鐵交接處須用觔纏堅固用漆漆過其鋼花亦用漆下方耐風雨濕氣此火箭之制也至於今時之用凡敵惟萵高遠放去敵望而避之甚易是以有用之物而施於無用之地甚可惜也南方之製多聚百枝或三五十枝裝入木籠內名曰一窩蜂又曰火龍少者九枝曰九龍筒或其狀差小者名曰溯箭馬上亦可施放各立名色其多其實一而已矣　客曰火毬火磚火礮之制願聞其詳答曰三者一法在人而已均為驚心駭目之具

使其亂而取之之意也至於傷人未必如火箭之狠
有曰內用毒火毒烟使敵人口鼻聞之皆倒固曰是
矣然兩敵相當生死不懼殺傷在地而猶殺人何等
毒烟即令人立時死也或敵人攻營蜂屯蟻聚可燒
而走也或敵人結營山林可因而焚也或夜去敵營
探其睡熟以此丟入外以精兵攝之可因其亂而取
也或攻敵之城營其堅壁不高設法飛入使其夜驚
不眠吾得以逸待勞或水戰其船相近然信得法丟
入彼船或焚其帆蓬或亂其脚步無不利者至於火
礶專爲水戰之用舊制將藥信縛在礶外遇船燃着

丟去恐風帆上下往來不定一燃之後而機會不得則不敢復遲倘不得丟入賊船只得投入水中不然則反爲本船之害矣今制每礶入鼻鼻各繫火繩四五寸一段如臨用之際將火俱點着以四五寸之火繩可燃許久惟伺便始投一投則礶破礶破則藥見八面皆火繩豈無一繩燃火藥者此法可以久待亦變法之妙者其火球火磚若在水戰全在點信之人亦用若點信太長易至閃滅或丟入敵船敵人見信尚長亦可反擲我船之內若點太短未及入賊船而先發均反爲累況臨敵之時易至失錯二物用之水

戰不如火礶之妙也戚南塘舊法用火藥一桶上用一碗火燃碗中以灰覆之看敵船之將近二人携桶擲去其船可焚亦佳法也但恐桶重難舉火碗易覆未反害人而先自害　客曰火礶之製令變其藥線而用火繩可以持久極善之製也然遇順風彼船甚速而我船少遲欲焚其帆柰何荅曰焚帆之制有遠近四等若在百步之外者火箭也夫傷人之火箭力要大勢要急其打造也非鐵桿鏇打二萬鏇不可其頭盡處回火止用十分之二若焚帆火箭止用木桿鏇打其力止可至百十步而止頭用倒鬚其回火當

用十之三四夫火箭力大而帆蓆之薄一射徑過何益於焚故焚帆之箭止量其力至帆而止則無透過之失如尚慮透過當於離火門之下一二寸遠用竹扎十字交叉以阻留之如五六十步用弓射石榴箭如二三十步則噴筒之制甚妙戚南塘公紀效新書已載之詳矣如近十數步之內或焚帆或焚其灶棚非火飛抓不可其制用可車之木車作捧槌形自頂上入刀將內中車空入明火藥裝滿過圈共掏七八孔以出火又過圈用倒鬚釘釘之外以油紙糊之以避雨濕臨敵用手擲去或高釘帆上可以焚帆或釘

入人身可焚而走釘入籬栅可以延燒此四者之外焚帆無奇策矣　客曰火飛抓之妙不獨水路焚帆可用如陸戰令持諸器者各帶一具臨敵合戰之時前面用長兵相抵後面短器手點火擲中敵人無不奪氣而走者惟知機之將臨時變通之而已此亦短技長用法也火石榴箭不止燒帆用射虜馬其火甚為有力無論大小等砲俱掘成溝將砲栽向敵人來處或敵人集處上覆淺土中用通節竹走火線於内有用千日火者有用鋼輪者或待敵人自發則用走線橫攔敵人來路敵人衝斷其線則火機自落火發

綫走。諸砲齊出。如謂走綫或怕大風吹斷。或怕野獸衝動。令一快走之人暗隱於後。亦用走綫發之。或將各器埋成營壘。待敵人入營。然後發之。則須鐵鑄石榴砲。或石砲。平地碎躍。無不可者。遠近皆可以類而推。雖百里之外。亦可接去施放也。今虜馬奔衝。信非中國之馬可禦者。車戰不講。是我之短。犯彼之長。終不濟也。一講車戰。則人笑以為迂。似以遲頓之車。而欲與馬足較勝負。斷無勝理。殊不知車者。原取其整齊部伍。鎮靜人心。進無速奔。退無遽走。柰何欲與虜馬較遲疾也。古稱北邊良將。莫過李牧。又素為匈奴

所畏懼者莫過李廣夫李牧之用兵虜入則牧堅壁而無亡失李廣不擊刀斗而間諜常遣夫間諜遣矣則虜之入犯我可預知壁堅野清則虜入無所掠虜無所掠則勢必近城堡當於要路之衝下一車營一切騎步皆收入營內如虜騎之來將車上火器火箭等器次第制之而車之傍隙則以弓矢三眼鎗制之其車前出拒馬鎗二三根用有力之人挽車而前爲衝敵之具則虜馬惟有遁耳豈能飛越虜遁則放開馬門發騎兵以追之若係誘我或衆寡不敵則仍收入營中虜再至則車上攻打復如初虜自東來則東路

要衝如此應之虜自西來則西路要衝如此應之南
非之車當以雙輪单輪并用今用之東南者惟单輪
爲善何也道狹故也如用下營兩乘單輪以木橫拴
拴定亦雙也前出拒馬鎗二根相連若犄角之勢可
直貫於後就作後推之把手其實二根長鎗耳如勢
必棄車以戰將拒馬二鎗向後一抽而出則前後把
手皆無矣敵人得去亦難轉移如諸葛木牛流馬舌
在腹中舌轉則不能行之遺意耳全在臨時變通相
地爲之車上載佛狼機一或百子銃一傍安火箭二
筒隨安隨放各有轉便不待摘下箭桶而後入箭恐

緩不濟事也車前畫虎豹獅頭以爲驚馬之象其牌可後折少遮風雨亦恐大高難過嶮隘其兩邊各有門一扇可開可閉行可載衣甲糗糧每十人一輪只用一人在後推之如欲行速餘兵以手持器械揷入車之兩傍鐵環内而代推之如不用盡去上面牌廂下惟平車一輪可以運糧一車而數善備焉此車戰之妙也我　朝偵東南之財守西北之虜奉若驕子無敢言戰雖邊捷屢報皆待其已死而斬之者未曾敢有旗鼓相當一戰然非畏其奔衝之勢若車戰可行則吾兵藉以爲勢而出塞之功亦可望也但使藥

無法分量少差則相去亦天淵矣　客曰對眞而又不中何也荅曰此鉛子之病也鉛子之法銃猶弓也鉛子猶矢也弓良而矢直無不中也今學銃之人全不知用藥若干則可遣動幾錢鉛子猶如弓幾個力氣能發動幾錢箭加稱衡稱錘務要相配少差則不準矣予舊有贊曰子重於藥則多半落藥强於子火銃子死子藥相停更合管門子門同圓藥力氣全門大子小藥氣上燎子或偏歪出之必乖子被火使決無中理習者知之等於弓矢此數言雖俚能盡火器之妙不拘大小其理實同外四川有石油者和藥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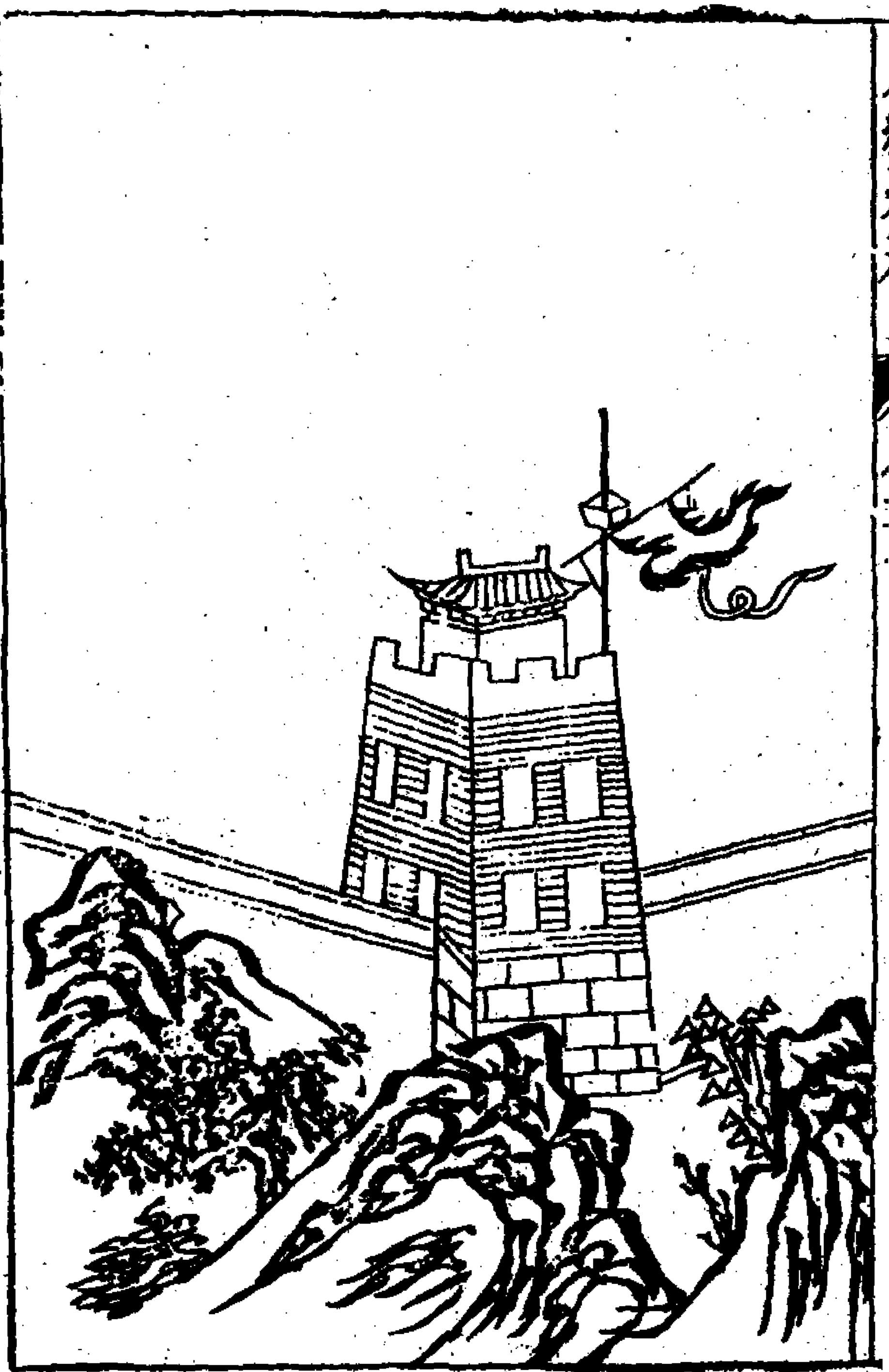
入水不滅若以石油造成藥圍藏火器中借火氣一發之力而石油之火崩散於船蓬船艙之中掩敵不備駭目驚心縱以水救之而石油不畏水愈救愈熾其焚必矣若以兵襲之無不勝者又聞江豚在水中能迎風逆浪而上故其油能逆風可合石油共為藥至於用砲水中舊有水底鳴雷其法用大缸數口藏大砲於中安於扼險之處直對敵之來路上用柿油等物封固緊密中實以藥用整竹取空藏走線於內安於水中用一索橫於水面而竹狗機括用千日火生於索上索下水一二寸望之不見伺敵船之來或

柁或底撞動其繩機落火發砲自水中打出而敵船可壞此不過下地雷之故智止移陸爲水加油紙封固之不同耳予變爲一制似可禦倭夫焚倭之船莫如火碎倭之舟莫如砲但大砲用於船上恐未損人反先損已自碗口大之上不敢放也今宜造木筏不拘若干座式用整木縱橫平底風不可飜水不可沉上安木架極其堅固量其高過於夷船將斗粗整木掏空即令之木發橫也量其大小用藥若干須用鉛子五斤以外者縛於木架之上前立二杆外幪以絮人盖以城垣之形其被可升可落後用走舸二隻每

隻用善泅者四人照管一筏或二三十座皆如之運於江海之上惟早晚視風以分佈之夫海洋周瀾而有山有沙某風則入某口某港視風所起之方位將此筏先架梁於扼險之處平排如堵下安樁木以識之先拆一二具照倭來路打去　客曰海瀾浪大泅不能前奈何荅曰有水馬之法用黃藤造一水馬腰似斗粗下用四足橫出水上其馬頭高一尺遮前浪馬尾高一尺遮後浪各虛其中外用布裹堅漆拴以彎鐙人騎其中以便攀扯馬頭另外安插中空一段可藏乾糧足備三日之用有此一物則人人膽壯其

體不重船中易載再用綿里上用麭片爲甲葉麭取其浮綿取其水濕可禦矢石傍跨堅木短桃一件桃首用鐵爲刃可爲戰具而桃桿之中可藏小刀一口以備急用雖船損落水猶可以戳子每見江海舟人有紉子各繫一整麭於其背以防一時之溺今將水帶亦用黃藤編輯至於兩腋惟一扁層或以皮聯之取其不得戰鬪至於負之背上者少加大焉而胷前次之各用布滌不惟便於水且利於戰若腰繫此帶而更騎水馬則沉溺之患可保無虞矣 馮應京輯


敵臺圖



先年邊城低薄傾圮間有磚石小臺與墻各峙勢不相救軍士暴立暑雨霜雪之下無所藉庇軍火器具如臨時起發則運送不前如收貯墻上則無可藏處虜勢衆大乘高四射守卒難立一堵攻潰相望奔走大勢奔入擄掠莫禦今建空心敵臺盡將通人馬衝處堵塞其制高三四丈不等周圍闊十二丈有十七八丈不等者凡衝處四十步或一百步一臺緩處或百四五十步或二百餘步不等為一臺兩臺相應左右相救騎墻而立造臺法下築基與邊墻平外出一丈四五尺有餘內出五尺有餘中層空豁四面箭窗

上層建樓櫓環以垛口內衛戰卒下發火砲外擊虜賊賊矢不能及虜騎不敢近每臺百總一名專管調度攻打臺頭副二名專管臺內軍器輜重兩防主客軍士三五十名不等其常川守臺先曾用主軍因月糧一石內供父母妻子之養外備臺上日月之炊每有饑餒而死者棄臺而逃者其存者往往私棄臺守下臺措辦米糧且妨身役不得操練今將召到南兵一萬分布各臺五名十名不等常川在臺即以為家經年再不離臺入宿人家以此臺上時刻不致乏人故此數年無虞遇虜則擊斬全捷五臺一把總十臺

一千總節節而制之官軍得以固守無恐即大舉虜賊犯邊攻必難入亦難出此修險隘之大收効最著者也

每臺一座設備軍火器械什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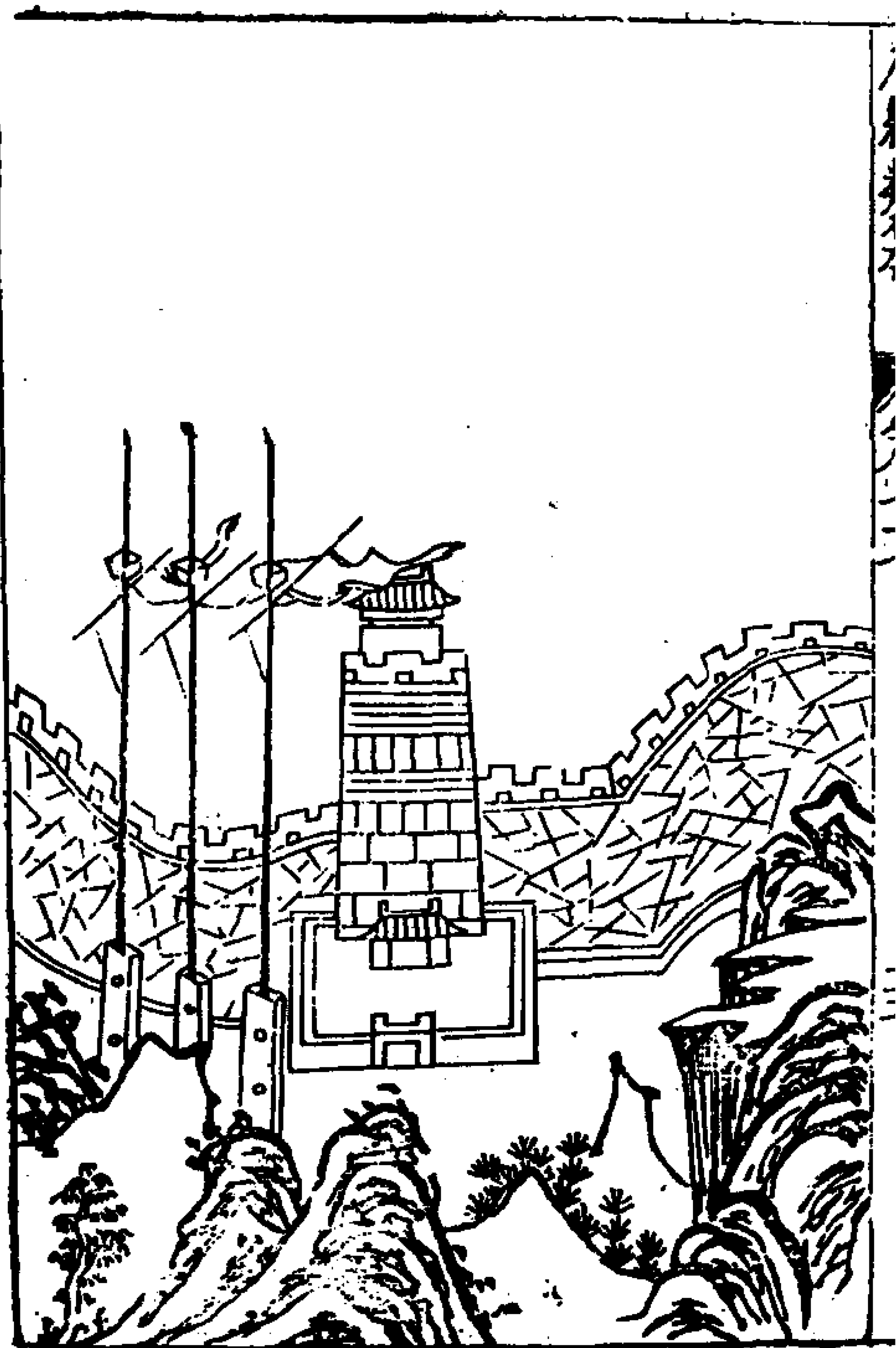
佛郎機八架
鑿門二十四根
鐵剪八件
藥匙八件
圓木座八箇
合口鉛子二千二百六十箇
合口鉛子四百八十箇
錘八把
斧八把
藥碾八箇
火繩二十根
鐵頂尖扡八根

子銃七十二門
鐵錘八把
鐵鏟八件
鐵送八根
木挺八根
神快鎗八桿
木馬子四百八十箇
鍬八把
藥匙八件
火藥四百斤
火箭五百枝
鑼一面

鼓一面
旗一面
木梆一具
大木甕四口
石砲五十箇
河光大石四百塊
河光小石四千塊
炸炒二石
食米十石
鍋二口

烽堠圖





自古守邊不過遠斥堠謹烽火薊鎮以險可恃烽火不修久矣緣軍馬戰守應援素未練習分派旋視烽火為無用今該議擬呈會督撫參酌裁訂凡無空心臺之處即以原墩充之有空心臺所相近百步之內者俱以空心臺充墩大約相去一二里梆鼓相聞為一墩每墩設軍五名計減濫設墩軍不下數千省費不貲墩之相去惟以視見聽聞為準不相間斷近臺者聽守臺百總調度不近臺者聽信地百總調度烽號賞罰立為哨守條約分給官軍習學遵行每一提調下各設把總一員每一路各設傳烽委官一員係

處皆賊所衝也

南方人員以其機利素習也凡遇賊馬所向之處該墩舉烽左右分傳計勦鎮邊墻延袤曲折二千餘里不過三箇時辰可遍別路兵馬見烽即行收拾器械或應速發或應候報或應赴邊者分投趨赴戰守全鎮邊墻一體警備軍士乘墻晝夜防禦既速馳援不悞

每墩臺一座設備號火什物

小房一間 隔為二小間向邊外半間墩軍住向內半間百總住

炕各一座 木表一不

鍋竈各一口 木釘一箇

碗五箇 碑石一箇

乾火牛馬糞五擔 鹽菜之類不等

以上墩軍備之其空心臺係克墩者亦備之一

分

大銃五箇　盞口直口碗口纓子皆可

三眼銃一把　白旗三面

燈籠三盞　白紙糊務粗徑一尺五尺長三尺

以上俱官紙

大木梆二架　每架長五尺內空心六寸深一尺要性響體堅之木不合式者即行改造每擂梆必雙處聲合而可遠該路採木造與

旗杆三根　好羅三副

發火艸六十箇　用房間覆之每令雨濕

火池三座　連草苫蓋戧用　每座方五尺張口腹草多火亮

火繩五條　火鐮火石一副

旗竿三根　每根長一丈八尺要直其上橫竿安旗每根相去五丈

號旗繩五副　務要新粗每半年一

以上俱軍務辦

夜前一過雲見時須傳策

傳烽號令妙無窮、編與墩軍各一通、千賊以上是大舉、百里餘外即傳烽、一砲一旗山海路、一砲二旗石門烽、一砲三旗燕河營、一砲四旗建昌功、二砲一旗太平寨、二砲二旗是喜峰、二砲三旗松棚路、二砲四旗馬蘭中、三砲一旗墻子嶺、三砲二旗曹家烽、三砲三旗古北口、三砲四旗石塘終、若遇夜間旗不見、火池照數代旗紅、賊近墻加黑號帶、夜晦換盞大燈籠。賊若潰墻進口裏、仍依百里號相同、九百以下是零賊、止傳本協自成功、单用砲聲分四路、不須旗火混

參參山海大墻皆一砲石門寨曹二砲從燕河松古三砲定四砲建馬石塘嶺零賊東西一時犯兩頭砲到一墩重該墩聽砲分頭識東接西來西接東但凡接砲聽上首砲後梆響即如風砲數梆聲聽的確日旗夜火辦玲瓏各軍俱要留心記若有差池法不容

傳烽歌

今人胥言佛郎機鳥嘴銃傳自番舶曾聞之參將戚繼光曰昔署衛印時嘗發山東地窖佛郎機乃　成祖所藏年月鑄文可稽又於衛庫中見鳥嘴銃皆倭變未作中國所故有者又聞胡庠班云渠諳火攻法

二三一種偶從南都神機營銃手竊而得之所未得者尚以三百餘計也又聞正統巳巳虜騎薄都門京軍隨駕而出者過半司馬于謙以軍器局神鎗試之火石所及人輒成粉一砲而虜亦數萬血湧如川遂解圍去可見兵器莫備於我　朝私習之禁莫嚴於我　朝承平久而民不習兵亦莫如我　朝也

福船應備器械數目

一熕一門	大佛狼机六座	碗口銃三箇
噴筒六十箇	鳥嘴銃一十門	煙罐一百箇
弩箭五十枝	藥弩一十張	粗火藥四百斤
鳥銃火藥一百斤	弩藥一瓶	大小鉛彈一百斤
火箭三百枝	火磚一百塊	火砲二十筒
鈎鐮一百把	砍刀一十把	過船釘鎗二十根

標鎗一百枝　藤牌一十面　寧波弓五張
鐵箭三百枝　灰礶一百箇　大旗二面并號帶
大篷一扇　小篷一扇　大櫓二張
錨二門　大索六根　小索四根每根長十八丈
扳船索一根　繚後手索二根　椗纜四條每根長二十丈
拔椗索四根　鐵鍋四口并竈蓋　花碗八十箇
鐵鍬四把　鐵鋸四把　鐵鑽四把
鐵鑿四把　鐵斧四把　薄刀二把
銅鑼一面　大更鼓一面　小鼓四面
大桅旗一頂　方正旗五頂　水桶四擔并擔架
燈籠十盞　木梆鐵鈴一副　備用大小松杉木十株
火繩六十根　繩十根　鐵蒺藜一千箇

捕盜自備

釘四十斤　油五十斤　麻六十斤
灰三擔　各兵自備用簑笠一頂
腰刀一把
隨身釘[illegible]一根

海滄船應備器械數目

大佛狼機四座
噴筒五十箇
火磚五十塊
鳥銃火藥六十斤
弩藥一瓶
砍刀六把
藤牌十二扇
灰罐五十箇
小蓬一扇
碇二門
小索四根每根長十五丈
鐵鍋二口
花碗五十
鐵斧二把
更鼓一面
五方旗九面
備用大小桅杉木五株
繩五根

碗口銃三箇
烟罐八十箇
火箭三百枝
藥弩六張
大小鉛彈二百斤
過船釘鎗十根
皐皮弓二張
大旗一面并號帶
大櫓二根
挽槁二十根
椗纜四根每根長四十丈
木桶二擔
鐵鋸二把
薄刀一把
小鼓一面
燈籠四盞
鐵蒺藜八百箇

鳥嘴銃六把
火砲一十箇
粗火藥二百斤
弩箭一百枝
釣鐮六把
標鎗八十根
鐵箭二百枝
大蓬一扇
舵二門
大索四根
絞椗索四根
鐵鍬二把
鐵鑽二把
鐵鑿二把
鑼一面重五斤
木梆鐵鐸一副
火繩三十六根

捕盜自備用

釘三十斤　油四十斤　麻繩十斤
灰二擔　各兵自備用度盔一頂
腰刀一把
隨身釘鎗一根

蒼山船應備器械數目

大佛狼機二座　碗口銃三箇　鳥嘴銃四把
火繩二十四根　噴筒四十箇　烟罐六十箇
火磚二十塊　火箭一百枝　粗火藥一百五十斤
鳥銃藥四十斤　藥弩四張　弩箭一百枝
弩藥一罐　大小鉛彈一百六十斤　過船釘鎗一根
鈎鐮四把　砍刀四把　標鎗四十根
灰罐三十箇　大旗一面并號帶　大蓬一扇
小蓬一扇　遮陽蓬八扇　大櫓二枝
邊櫓八枝　舵二門　椗二門
竹篙二十枝　大索四根　扳舵索一根
小索二根每根長十五丈　繚後手索二根
椗繚索一根　鐵鍋一口并灶蓋　鐵鋸一把
花瓶四十箇　鐵鍬一把　銅鑼一面重五斤
鐵鑿一把　剪刀一把　鐵斧一把

更鼓一面　小鼓一面　五方旗五面
燈籠四盞　木梆一具　鐵鑼一箇
備用松杉木五株
擂石二根

捕盗自備用

釘三十斤　油三十斤
灰二擔　麻三十斤

各兵自備用

蓑衣一領　腰刀一把
隨身釘鎚一根

一火箭只著棚帆當中、一點打去、常高、中則不可救、低則易救　一賊船如近我船便傾下火藥一二桶、少則無用、連桶則恐滾落水中、須傾桶倒下。一面用一二人用鐵鍬撓炭火潑鍬隨藥擲下火多則必有

燃藥者或用粗碗一箇、種火一碗、用灰蓋之、放於桶

尸擲藥之時、碗內火同藥傾及船一蕩而火藥相粘、

必發難救、此第一全勝捷徑妙法、智者不能施其巧、

勇者不能用其力也、 一敵人慮我官兵追戰、將船

內器物遺棄水中、兵夫敢有撈拾而不追賊者、許本

船捕甲割耳示衆、故縱者連坐斬首 一凡已打敗

賊舟一隻、而餘舟不行分投追打、別賊共相攢來爭

撈首級、致賊遁走者、各船獲級俱止、歸先打一䑸餘

船捕盜細打一百、割耳、其一船雖已遍到賊船而未

即打敗、餘舟接應、曾同用力者、不在此例、各船遇敵

敢有畏勢揚帆遠望逗遛不進者捕盜舵工俱就陣斬首示衆　一各船放銃須將火藥收藏妥便免致火星爆入貽患匪細倘有失悞銃手管藥兵夫一體軍法施行　一各船巡警捕舵兵夫不許解衣而臥違令察出治以軍法　一報警至急起舵不前即便用大茅竹一段討長一二丈縛在艙徽浮水以便班師各自認取違誤艙手割耳示衆　一各船捕艙兵夫遇泊船山嶴無故不許上山閒遊恐遇警一時下船不便致有悞事若要取水輪直兵夫赴中軍船告稟明白方許取水違令上山定拏治不恕　一往來

巡哨遇有警急各在信地登各相近山上先行舉放烟火所在兵船瞭見火光烟熖就行開帆望火前進哨勦聯近烽堠即時接放傳報南北大兵防截其哨船仍探賊船何往蹤跡親報領哨官以便進止如火報不爽兵船逗遛悞事罪坐該管領哨官員若哨船不盡信地止於一處探望或在漁樵船隻人內取信或到山放火而原積柴草不足火小不能燎遠致失傳報悞事者該直哨船軍甲俱已軍法斬首

我舟在洋出哨追趕賊船天欲昏黃潮時將盡不可貪程一意前往須防今夜自安泊處恐無收㩜風至

之處遇龍潭神廟不可放銃吹打吶喊或有驚動起風作浪之失早晚占看日月星雲氣色飛鳥預知風雨未到晚黑便收嵜若高登四瞭恐隔山先泊賊船而我不防也。謹行洎

浙東潮候

日	長	平
初一初二十三十四	寅申長	巳亥平
初三初四十五十六	卯酉長	子午平
初五初六十七十八	辰戌長	丑未平
初七初八十九二十	巳亥長	寅申平
初九初十二十一二十二	子午長	卯酉平
十一十二二十三二十四	丑未長	辰戌平
二十五二十六	寅申長	巳亥平
二十七二十八	卯酉長	子午平
二十九三十	辰戌長	丑未平

江北潮候

初一子午正	初二子午末	初三丑未初
初四丑未正	初五丑未末	初六寅申正
初七寅申末	初八卯酉正	初九卯酉末
初十辰戌正	十一辰戌末	十二巳亥正
十三巳亥末	十四子午初	十五子午正
十六子午末	十七丑未正	十八巳未末
十九寅申正	二十寅申末	二十一卯酉初
二十二卯酉正	二十三卯酉末	二十四辰戌初
二十五辰戌正	二十六辰戌末	二十七巳亥初
二十八巳亥正	二十九巳亥末	三十子午初

江洋春夏潮大而速秋冬潮小而遲江海每月初三至初七十八至二十二為大汎潮大而速初八至十七二十三至初二為小汎潮小而遲　一朝生為潮夕生為汐晦朔弦望潮汐應焉故潮平於地下之中

而會於月。潮生於寅，則汐於申。潮生於巳，則汐生於亥。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定太陽出沒以應潮信時刻長短

正九出乙入庚方　二八出兎入鷄膓
三七發巾入辛地　四六出寅入犬藏
五月生艮歸乾上　仲冬出巽入坤方
惟有十月與十二　出寅入申仔細詳

定寅時

五九五更二點徹　二八五更三點拆
三七平光是寅時　四六日出寅無別
五月日高三丈地　十月十二四更二
仲冬纔到四更初　此是寅時須切記

行船觀日月星雲占風濤

一日暈則雨，月暈則風。何方有闕，即此方風來也。

一日沒臙脂紅，無雨也，有風。須看返照，月沒之前

臙脂紅在日沒之後記之記之
一星光閃爍不定主有風
一夏秋之交大風及有海沙雲起謂之風潮名曰
颶風此乃颶四方之風有此風必有霧瀑大雨同作
一凡風單日起單日止雙日起雙日止
一日風起早晚和明日須防再多
一有暴惡之風盡日而落 一防夜起之風必毒
一凡東風急風急雲起愈急必雨起雨最難晴
一凡春風易於傳報一日南風必還一日北風雖
早有此風向晚必淨
一防南風尾北風頭南風愈吹愈急北風吹起便大
一春南夏北有風必雨 一雲若砲車形起主大風
一雲起下散四野滿日如煙如霧名曰風花主風起
一雲若魚鱗不雨也風顛
一凡雨障自西北起者必雲黑如潑墨又必起作
肩梁障主先大風而後雨 雨急易晴
一小深生旋青主有風雨 一秋天雲陰若無風
則無雨 一海燕忽成群而來主風雨 烏肚雨白肚風
一海猪亂起主大風 一夜聞所九逝逝烏叫十
風雨一声風二声雨三声四声斷風雨

蝦龍張得鱘魚主風雨 一木蛇蟠在芦青高
起未木高若干漲若干圍頭望下水即至望上稍慢
一月盡無雨則來之初必有大風雨俗云廿五六
日若無雨初三四莫行船春有二十四番花信
風梅花風打頭
楝花風打末

逐月風忌

正月忌七八日風乃北風也 二月忌初一北風
三月忌清明北風 五月忌雪至風以正月下雪
日爲始筭至五月乃一百二十日之內卞此風
六月十二日忌彭祖風在前後三四日 七八月
若有三三日有南風必有北風報之 九月九日前
後三四日忌九朔風 十月忌初五風在前後
三四日內 十一月忌冬至風 十二月忌二
十三四稀塵滾

人編類纂卷之七十八

經濟編

六曹類

兵曹

論兵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士之精粗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知形不

如知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征伐之國使群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有私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使百吏肅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爲教服連什伍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管子也圖篇

盖勳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勳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勳帝又謂勳曰

吾已陳師于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何如勳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耶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吾恨見君晩群臣初無是言也

臣聞先漢西羌之叛辛武賢則欲攻趙充國則欲守臣愚以謂充國之議是也後漢東羌之叛張奐則欲廣恩段熲則欲極武臣愚以謂皆非也臣惟武賢之議非爲國遠計冒危要幸以射利耳此邊吏之常態國之大患漢居屬羌於三輔與民雜處而武備不修將吏不選撥以致怨利以啓貪以故數叛夫御失其

宜殺之則怨寬之則侮張負不惟其本而襲儒者之談以恩易武力窮則服利而復動一切苟安非至計也設烱窮兵以盡敵此蠻夷相攻非中國之政也陳師

道武

舉業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于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于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于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爲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爲人必謂有應

林、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爲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于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獘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

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讐吳也句踐不頹舊塚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子常之不仁武之功蓋亦解矣夫以武自為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北况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于魯[illegible]

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illegible]

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已矣蘇洵孫武論

兵制

今北虜遊魂南寇負險疆場之間猶須防戍臣愚以爲自非大逆亦手殺人其坐贓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謫使守邊則是已斷之體受更生之恩備

役之家。家休息之惠。魏高宗從之、久之謂群臣曰、吾用賀言一歲所活不少、增戍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賀朕何憂哉【北魏尚書西平王源賀上言】

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宰相議以太厚難繼、乃下詔稱宿衛之勤、誠宜厚賞、屬頻年旱歉、御府空虛、邊兵尚未給衣、霑卹期於均濟、神策軍士人賜絹十匹、錢十千、畿內諸鎮、又減五千、仍出內庫綾二百萬匹、付度支充邊軍春衣、時人善之、

黃巢陷東都、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但華

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
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
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等至潼關軍皆絕糧士卒莫
有鬭志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
際齊克讓與戰賊小却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
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饑甚遂諠譟燒營
而潰

韓建惡諸王典兵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妙選師傅
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且曰乞散彼烏合之兵用
光麟趾之化建慮上不從仍引麾下精兵圍行宮表

疏連上昭宗不得已是夕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諸王勒歸十六宅其甲兵並委韓建收掌建又奏陛下選賢任能足清禍亂何必別置殿後四軍顯有厚薄之恩乖無偏無黨之道且所募皆坊市無賴姦猾之徒平居猶思禍變臨難必不爲用而使之張弓挾刃密邇皇輿臣竊寒心乞皆罷遣詔亦從之於是殿後四軍二萬餘人悉散天子之親軍盡矣

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崔胤陸扆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扆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昭宗召李繼昭李繼誨李彥

弼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為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更變不若歸之北司為便昭宗乃諭胤庚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曹勿堅求於是以樞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彥治為左右中尉李茂貞辭還鎮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李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韓偓以為不可胤曰兵自不肯去非留之也偓曰始者何為召之邪胤無以應偓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胤不從

朱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以朱友倫爲左軍宿衛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廷範爲官苑使王殷爲皇城使蔣玄暉充街使於是全忠之黨布列徧於禁衛及京輔

後梁時吳禁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奏簿盧樞上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姦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後唐莊宗選諸軍驍勇者爲親軍分置四指揮號從馬直郭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

從謙以叔父事之睦王存乂以從謙爲假子及崇韜存乂得罪從馬直軍士王溫作亂莊宗戲之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溫反欲何爲也從謙益懼既退陰謂諸校曰主人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坑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爲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後晉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衆力由是禁軍皆在麾下而宿衛空虛

後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

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掊斂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爲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滏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後漢高祖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高祖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夜遣壯士踰城入啟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其守將

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

唐人以茶鹽強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又興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後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而將帥不之恤專事俘掠民皆失望相聚山澤立堡壁自固操農器爲兵積紙爲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

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有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藩鎮所蓄詔募天

下壯士咸遣詣闕命趙匡胤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彊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宋太祖懲五代之獘用趙普策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鎭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爲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爲藩籬者曰蕃軍至神宗時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隷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置京畿

得不弱

兵不可不嚴

是

河北京東西路三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復虛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故卒乘輯睦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援以弓弩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

場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堋除草爲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遂詔罷之

韓琦言唐置府兵最爲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河東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刺手背以爲義勇甚便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疎略不可用知諫院

司馬光上疏力諫不聽光至中書與韓琦辨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兵貴先聲爲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月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充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爲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爲陝西之患

臣聞唐時出師用兵每十爲五馱法馬牛任從所便

其間隨行什物鍋幕之類皆具、故師行萬里、經亘歲月、無所闕乏、自五代之亂、弱者輕齎、強者因糧遂失五馱法、臣伏見朝廷之制、每指揮五百人、指揮使得夾幕一具、副者得單幕一具、馬軍得韮鍋布行槅等若干、步軍得鍋若干、自軍員以下、更無帳幕、或出次野外、雖甚風雨、亦無所庇、又戰士被甲、所將衣衾、悉自負荷、軍馬則盂杓之類、悉在馬上、然則行數百里人、馬強力皆已先疲、脫若逢賊、安能挽蹋擊刺、與爭勝哉、故無幕帟。則士卒無所休庇。無馱物。士卒須自負荷。此於軍戎亦非小害。臣乞詔近臣檢求唐馱幕

法下殿前馬步軍司議可復與否明條利害上稟　宋祁

請復唐獸幕之制

何謂法制之失以吏事而制戎事也爲今而言策之長在戰與守策之失在禦與救假以虜事言之若聞其將冦我境我之大將不計敵衆寡之勢不論戰遲速之利必分兵禦之禦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出兵而已行者曰吾知奮命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禦之雖全其師朝廷誅其逗留議者稱其畏懦此所以必禦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計受攻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銳救之救之不勝制

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吾知死之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救之雖城獲全朝廷咎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救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尹洙兵制叢）

南唐時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城中食盡齊王景達自濠州遣邊鎬等泝淮救之軍紫金山列十餘寨如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自帥衆決戰齊王景達不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泛舟度淮北爲小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仁贍不

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

後晉三鎮繼叛人情大震晉主問計于劉知遠對曰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外結強虜鼠輩何能為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有軍士盜紙錢一襆被擒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

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

周世宗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晝臥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何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槥車歸葬自是驕將

惰卒始知所懼

宋狄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鬬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

金忽斜虎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詰蔡得精銳萬餘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于罵詈忽斜虎

縛德杖之、金主諭忽斜虎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忽斜虎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于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

代宗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璘以段秀實爲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爲理。璘善其議竟殺之、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力爭之、璘有時怒甚左右戰栗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爲、無

濫殺人恐涉非道璘拂衣起秀實徐步而出良久璘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軍州事皆咨秀實而後行

回紇歸國部衆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之無所忌憚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步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

吐突承璀自行營還復克左軍中尉裴垍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

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璀。他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或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願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將帥有所懲勸。間二日憲宗罷承璀中尉降爲軍器使中外相賀

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之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墜先帝之勳成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朱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

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之自此來十
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嘗言吳
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率土
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
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
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
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
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
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屍數萬
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

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劒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于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兖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蜀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為國無有內外東西

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尅可必矣帝深納之〔晉羊祜請伐吳書〕

自閏月以來賊但敕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

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認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爲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命臣等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爲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積旬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籌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

恐衍目不承爲同異

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于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脩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

野清晏國富兵强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
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杜預請伐吳之期
北周主謀伐齊命鎮邊益儲偫加戍卒齊人聞之亦
增守禦周柱國于翼諫曰疆埸相侵互有勝負徒損
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
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
陳三策其一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爲陳氏所取內離
外叛力盡計窮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
共爲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又募山南驍銳
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絶并晉之路百道俱進並

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儲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埸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何待[illegible]舉）且齊氏淫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忌害忠直闔境嗷然覆亡可待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若欲更存遵養且復相時則宜還宗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書奏周

主使伊婁謙聘於齊以覘釁其參軍高遵以情告齊人齊人留謙等不遣

陳主會朝大霧四塞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乘船而匿之買獘船五六十艘置於瀆內陳人覘之以為中國無船又令緣江防人交代之際必集廣陵大列旗幟營幙被野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而知之不復設備又緣江時獵人馬諠譟及是濟江陳人遂不知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戍主馳啓告變陳主以蕭摩訶樊毅

魯廣達並爲都督、司馬消難施文慶並爲大監軍、遣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既而賀若弼拔京口、軍令嚴肅、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分道宣諭。所至風靡、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父老來謁者晝夜不絕、於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進據鍾山、晉王廣遣總管杜彥與韓擒虎合軍、屯于新林、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唯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疾己、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那可專

信由是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逆戰、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任忠言于陳主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士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睺等衆軍必沿流赴援

營壘出兵戰處不相知

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歎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多出金帛克賞、使魯廣達陳于白土岡、任忠樊毅孔範蕭摩訶軍、以次而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登山望之馳下、以所部甲士八千勒陳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數四、弼縱煙以自隱、陳兵斬首、皆走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諸軍潰亂、不可復止、擒蕭摩訶、釋而禮之、任

忠馳見陳主，言敗狀曰：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金兩縢，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當就上流進軍，臣以死奉衛。陳主信之，敕出部分。會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遂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走。惟袁憲在殿中。陳主謂曰：我從來遇卿不勝餘人，今但追愧耳。陳主遑遽將避匿，人十餘出景陽殿，自投於井。軍人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妃同束而上。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

慟哭謂衆曰不能救國負罪深矣遂就擒獅燒門入聞擒虎已得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栗向獅再拜既而獅恥功在擒虎後與之相詢挺刃而出欲令叔寶作降箋歸已不果

隗囂遣長子恂入質馬援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而無他職任馬援以三輔地曠上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光武許之會隗囂用王元計意更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已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上疏　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爲容

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
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恥也故
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嚣本實交友初嚣遣
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
尊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道之於善非敢譎
以非義而嚣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
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嚣
之術得空匈腹中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
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

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
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
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
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
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
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
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
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言之然後施
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
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

至此見出處之正

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
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
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
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
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
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
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
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
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
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諸葛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士尹池爲荆使于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犨于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宫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特爲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宫庳潦之經吾宫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于廟堂之上而折衝乎

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故仁節之爲功大矣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節儉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黯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于君前其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凡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謀不虧則

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僨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知若賢也、呂覽知數篇